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一五回 濟顏僧具帖召朝臣 韓毓英進宮捉奸黨

話說楊魁在刑部衙門西廳，正然對趙公勝談到擒拿賽雲飛一段，忽聽外面人聲嘈雜，一小兵飛奔前來說道：「啟稟大帥，外面聖駕已進了城了。王將軍遣小人來稟報，請大帥去接駕呢。」趙公勝聽畢，分付兵卒將燈球點起。正然躊躇賽雲飛、胡成沒人看管，忽見王虎飛奔而至，到了趙公勝前稟道：「聖駕去此不遠，請大帥趕緊去接駕罷。」趙公勝道：「來得正好，階下兩個俘虜，煩將軍且看一看。」王虎道：「領命。」當下小兵打上燈球，趙公勝、楊魁、韓毓英一同出了衙門。向北走不多遠，搭眼見前面四排對子馬，四□名小校，打着燈球，後面兩頂便轎，纏了一塊黃綾，太子轎前雷鳴扶著，皇上轎前陳亮扶著。趙公勝心中不覺悽慘：往日皇上御駕出來何等威武，何等鄭重，今日乃如此景象！心中想著徐天化，恨不得立時將他碎屍萬段，方息心頭之恨。一面想著，見聖駕已經切近，趙公勝等忙在街旁跪下道：「臣趙公勝迎接萬歲聖駕、千歲聖駕！」楊魁道：「臣楊魁叩接萬歲聖駕、千歲聖駕！」韓毓英說：「臣韓毓英跪接萬歲聖駕、千歲聖駕！」皇上在轎內說道：「各位賢卿均已辛苦，免禮罷。」三人候著轎過，方才站起，搭眼見寇楨騎馬而至，大眾皆招呼一聲，寇楨連忙下馬，便同趙公勝等跟著聖駕，進了刑部衙門，就在西廳設了御座，一眾又行了君臣禮。皇上道：「各事俟朕回朝，再行奏聞罷。但此時天已微明，必須趁此時進宮，最為合當，方足令這班奸賊，如迅雷不及掩耳。」趙公勝道：「臣已議定。」便把著楊魁、韓毓英先進午門開城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皇上道：「此計甚善，就此趕緊去罷。」趙公勝當即一面吩咐二人進城，一面就把才來的那些護駕兵校，揀了六□名，並將賽雲飛、胡成一同帶著，預備起駕。又照會王虎道：「今早且慢開城，你同李龍從速將兵卒傳齊，以防不測。」王虎領命前往。至於刑部衙門，見寇尚書果然隨駕生還，一個個歡天喜地，自不必說。卻說午門這位守城的門廳，本是一個三等待衛，姓趙名宜。這一趙家本不知何處的出跡，他開口閉口總說皇上是他的本家，所以人就代他起一個綽號，叫做麻木鬼。可笑他當了二□多年侍衛，一級都不曾升得上去，反轉降了一個午門的門廳。有一年頭，訛傳金人某時某日來犯京城，一眾侍衛，逃了一個乾乾淨淨，獨他無家無室，沒處逃走。時在二月天氣，他就坐在保和殿廊沿上曬個太陽。恰巧皇上因京師戒嚴，滿腹憂慮，輕衣便服，跑到外面來，看看情形。豈知六部九卿，各處辦公的地方，人影都沒一個，好生歎息。一直走到保和殿，但見這位趙侍衛坐在階下曬太陽，皇上近前故意的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怎樣這呆法呢，大眾皆走了，你因何不走？」他把眼睛對著皇上翻一翻，忽然悟會，暗道：這人到好像是個皇上。因說道：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。我走什麼？」皇上因他這兩句話，不覺肅然起敬，又說道：「你是好的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那知他一聽皇上稱贊他好，不由的狂起來了，又說道：「我姓趙，單名叫一個宜字，我同當今皇上，要算五百年前是一家。照常敘起班輩來，我還是他的祖宗，也未可料。但是我家這位昏君的本家，他一本百家姓，覺得一個個的他皆重用，獨把我這本宗祖宗，看不起來。忙到今日，還是做了一個三等待衛。」皇上初聽他的言語，心裡倒想提拔他，後來見他瘋不瘋、顛不顛的，本家長，本家長，罵了一頓，也不好同他為難，只得置之不問。但是他一個好好的機會，就被個本家鬧掉了。

閒話休提。這位趙門廳，□六夜間，被劉香妙的悶香悶了一個門死半活，到得□七雞啼才醒轉過來。他例行雞啼開城，讓大眾朝臣進來，到朝房候著上朝，算是夜日慣的。豈知這日喚了一個門軍，走到午門一看，但見城門大開，鎖鑰落在地下。這一吃驚非同小可，深愁禁城有了盜賊，這就耽任不起。及到後來，聽說皇上逃走，換了新君，他反轉才把心來放下。到得晚間，來了一位太監，對他說道：「趙門廳兒，咱家奉新君兒的面諭的旨意兒，叫你明日早晨兒不要開午門。新君龍體兒很有點不自在，是不坐朝的，你曉得嗎？咱家兒回旨去了。」趙宜聽了這句話，直喜得兩隻眼睛合著縫似的說道：「我趙宜當這差使，真個三百六□日，沒一日五更天頭在枕頭上，今日要算新君特別的恩典，讓我睡個早覺了。可惜我只得寡人一個，上無父母，中無妻室，下無兒女；假使有個家眷，遇到婚喪大事，我那金字銜牌上，到添得一對恩賞看午門睡早覺的銜牌呢。」這日宮中內亂，沒一個不憂慮，獨他逍遙自在，到了晚來，將午門閉起，吃了一壺酒，睡他的太平黨去了。

所以五更時分，韓毓英、楊魁二人奉了趙公勝的命令，跑到午門，楊魁道：「小姐請在城外，待在下先進城去。如沒動靜，將鎖鑰開好，我就裝狗叫三聲，小姐就去從速接駕。俟聖駕已到城邊，隨即開城一擁而入，免得開早了城，若有驚覺，反為不美。若是我進城事不順手，我就裝狗叫一聲，就請小姐進城，硬行斬落鎖鑰便了。」二人商議妥當，楊魁一縱身上了城樓，做了一個倒捲珠簾的樣子，頭朝下腳朝上，向門廳裡面一看：但見黑漆漆的，連守城門軍士一個都沒有，心中大喜。一個貓兒落地，躡身便進了城甕，用了一個解鎖法，將鎖落下，又將門門抽脫，便做狗叫的叫了三聲。韓毓英在城外聽得清楚，忙飛步直奔刑部衙門送信。那知走不上一箭路，見聖駕已經到來，前面寇楨、趙公勝步行，後面就是對子馬，再後便是六□名兵卒，護著兩乘便轎，末了就是陳亮、雷鳴，押著胡成、賽雲飛，款款段段，直向午門進發。韓毓英也不向御駕前稟說，就對寇楨、趙公勝說了底細。趙公勝便向後招呼了一聲「快走」，轉眼工夫到了午門。韓毓英便兩手把城門一推，一聲吆喝，聖駕進了午門，過了御道街，直到大內的正門，並無一人知覺。

寇楨吩咐道：「一切執役聽著，請聖駕直入正大光明殿坐朝。」趙公勝道：「寇大人吩咐他們不濟事，他們皆不曾到過內庭，還是我們上前引路罷。」寇楨道：「使得。」就此二人在前，將聖駕領到正大光明殿。一聲吆喝，看見裡面跑出四個值殿的侍衛，連衣服也不曾著得齊全，被褥還鋪在寶座旁邊，兩手挖著眼屎，摸不著頭腦，那驢子樣子似的，心裡想道：是兩個什麼麻木鬼，怎麼把兩頂小轎子打到殿子上來了？正然呆想，只見轎內走出二人，直一嚇，真個是魂不附體。嚇得不知去卷被褥好，不知去穿衣裳的好，又不知去接駕是好。只見他們殿上殿下的亂竄，反轉寇楨說道：「你們不要懼怕，聖上才得回鑾，絕不加罪你們，你們趕緊把殿上物件撤去。」四人這才有了主意，忙將被褥，你一捲他一卷，搬了向殿外簷下一擱；忙把衣裳整一整，走上殿來。見皇上已升了寶座，太子坐在一旁，東邊站了寇楨，西邊站了趙公勝、楊魁、陳亮、雷鳴。皇上搭眼見韓毓英羞羞縮縮的，兩邊班中似乎不應女子入班的樣子，皇上早知其意，就賜他在下手旁邊錦墩上坐下。

皇上降旨道：「值殿侍衛何在？」只見四人跪下應道：「侍衛等在此見駕。」皇上道：「代我把催朝鐘敲起。」侍衛說了一聲：「領旨。」扒起來把個催朝鐘，「噹噹的」敲得怪響。侍衛暗想道：朝房裡鬼也沒一個，把鐘敲破了，也是無用。可也奇怪，那知鐘才敲了不上一刻，直見外面九卿四相，八大朝臣，靴聲橐橐的，慌慌張張的，皆跑上殿來。看官，你道這些人怎樣曉得來上朝的？不但這個鐘聲聽不到各處衙門府第裡面，就是聽得見，也不得如此神速。內中有個原故。□七日太後散朝之後，各人散回，一個個私下議論道：「怕的新君這個帝位，總篡不穩當。」到得晚來，聽慈寧宮傳出旨來，說明日暫停早朝一日。這個旨意一下，最快樂是各衙門府第管門的家人，以為明日有一天早覺睡睡。那知才到黎明，各家就聽外面撲通撲通的敲門，嘴裡京腔京調的喊個不住。一眾家人被他鬧得沒法，嘴裡嘖嘖咕咕的罵著，走到外面把門開放，一看不是別人，原來是一位太監，就對家人說道：「管家兒，煩你進去通報一聲，就說咱們奉旨來的，皇上已坐了朝，宣他們趕緊上朝去哩。」說畢，手中拿出一個紙條兒，上面一字沒得，單單畫了一把鐵錐、兩隻酒罈。各處家人見是太監傳旨，不敢怠慢，皆連忙報到裡面，也把接下來的紙條呈上。這一班朝臣，好生詫異：要說真係聖旨，怎麼紙條上畫這兩樣物件？要說不是聖旨，怎麼又明明是太監來的？因想道：新君自有新章，或者是個暗記，也未可料。俗話道：「但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好在不過跑到午門，就有確信。一個一個的，依舊更衣上朝。內中只有金丞相，曉得這個鐵錐、酒罈，在濟顏僧的暗號，怕的皇上趁夜已回鑾了。連忙梳沐著衣，乘了馬趕到午門，早見午門已大敞四開，但是不見黃門官等人。正在疑惑，忽聽催朝鐘敲得怪響，又見後面各朝臣皆蜂擁而至，一個個聽見鐘聲，也不暇再談閒話，急忙忙皆進朝門。問了一問，知在正大光明殿見駕。心裡總疑惑還是新君，那知走到丹墀，朝上一看，一眾的皆吃了一驚，暗道：昨夜就是聽說破城，怎麼如此不知不覺的就已回鑾了？內有一班稍有忠心的，莫不歡喜，獨是那些餘黨，就嚇得如同半空中響了霹靂

一般，只得俯伏丹墀，高呼已畢，然後歸了班次。皇上見朝臣一個個陸續上朝，心中大喜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徐國舅、徐焱在慈寧宮，到得晚間，接到哈克達告急文書，知周茂陣亡，忙著太監傳旨，著哈克達兼管西門。後來直至半夜，並無消息，以為安然無事，便同太后、五賢王商議了些調兵的方法。但此時內城已破，五將死的死，擒的擒，所以沒得警報入內。徐國舅府裡見已破城，就著了家丁送信，豈知午門關閉，那家人喉嚨喊破了，都不中用，只得仍然回頭。所以慈寧宮毫無聽見破城消息，徐天化、徐焱也在宮內安然就寢。到得五更向後，徐焱究竟少年有心計的人，睡得懵懵懂懂，直覺得耳朵裡聽得催朝鐘響個不住，心裡一驚，連忙披衣起身。一面整著衣服，一面跑至國舅臥室內，但聽徐天化呼聲如雷，窗前風台上點了一支紅燭，一個當夜的太監，坐在旁邊打瞌睡。徐焱也不驚動，走至徐天化榻前，將帳幔揭開，用手推了一推，輕輕的叫了一聲「爹爹」，只見徐天化糊裡糊塗的說道：「趙公勝、寇楨既然拿到，候新君發落便了。」徐焱又叫道：「爹爹醒醒，有話講呢。」徐天化又呢呢喃喃的道：「究著推出梟首罷了。」徐焱此時見徐天化呼喚不醒，又聽宮外一陣橐橐的走路聲息，也顧不得驚動五賢王、太后，便大聲喊道：「爹爹快醒，大事不好！」徐天化在睡夢之中忽然驚醒，一翻身便坐起問道：「什麼大事不好？」徐焱道：「適才聽見外面催朝鐘響了好大一會，過後又聽得許多走路的聲音，從宮牆外經過，就此便停了鐘聲。」徐天化一聽，大驚失色。正欲開言，忽見來了兩個太監，說：「太后同新君遣奴婢來問的，說適才外面催朝鐘忽然亂擊，國舅們可曾聽見？」徐焱忙回覆道：「聽是聽見的，但不知什麼原故。」話言未了，又見一太監跑來說道：「稟國舅爺，太后、新君已到外宮，立等國舅爺、徐少爺二位諭話。」此時徐天化父子，也不暇梳沐，披了衣裳，戴了帽子，急忙忙到了外宮。只見太后、五賢王已坐在上面，二人正要行禮，忽然外面飛奔的進來三四個太監喊道：「啟稟聖母，大事不好了！萬歲爺已經登了正大光明殿，造了一員女將，已經進宮來了！」太監話才說完，只見一員女將，年約□六七歲，頭戴翠墊珠抹勒，身穿玄色夾緊身，白羅束腰，素羅裙，兩鬢插了兩枝白絨粉團，足下弓鞋窄窄約三寸，腰間佩了青鋒劍，手拿繡彎刀，搶步已到了外宮。此時太后、五賢王、徐天化、徐焱，直嚇得面面相覷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